

三代之间

聊斋闲品

俭润童心

史留昌

自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这座城市的时候,晓欣就被爸妈送到了老家。把晓欣送到老家,他爸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一是老家在半山区的一个乡村,那里很偏僻,很少和外界来往,疫情波及不大,不像城里形势那么严峻。二是老家只有老爹老娘二人,有时间照料孩子,更重要的是老爹是个退休教师,对晓欣的学习和成长定会有所帮助和影响。所以,晓欣的爸妈心安理得地把他送到了老家。

转眼间4个多月过去了,那六亲不认的疫情基本上被控制住了,学校也要开学了,晓欣自然也被接了回来。

晓欣才10岁,上小学四年级。当他见到爸妈的刹那,只见他立正向爸妈深深鞠了一躬,抬起头来说道,爸爸妈妈好!要不是为了上学,我真不想回来。我在这儿很好,学到了很多。让他爸妈惊喜的是,仅四个来月的时间,儿子就变得这么有礼貌,他过去可是个啥事不懂的小屁孩儿呀!

回到家里,妈妈为了欢迎他,特意做了顿他最爱吃的大米饭,又安排了两荤两素四个菜和一个汤。饭做好端上了饭桌,谁知他一看那满桌的饭菜,可向妈妈发话了:妈妈,咱家一共三口人,三口人两菜一汤足矣,你咋做这么多?是不是有些浪费了?晓欣在说这话时,把“足矣”两字拉得老长,很有韵味,很有些老教师教学时的味道。妈妈一听,问,这“足矣”两字是不是爷爷教你的?晓欣说,是也!怎么着?“是也”两字的后音又拉得很长很有韵味。妈妈说,说话真像你爷爷。你几个月没回来,今天是爸爸妈妈特意欢迎你的,饭菜准备的是多了一些。晓欣说,爷爷告诉我,伟人毛爷爷说过这样一句话,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。说着,一脸严肃地不去入座了。爸爸一见此景,忙说,晓欣说得对,三个人的饭准备这么多,这就是浪费。好吧,咱把两个凉菜放在冰箱保鲜,晚上再吃,今天中午先吃两热菜一个汤,这可以了吧?晓欣点了点头。爸爸忙给妈妈使了个眼色,妈妈忙把两个凉菜端走了,晓欣这才坐在了饭桌前。

妈妈盛大米饭了。晓欣又发话了,妈妈,你给我盛饭怎么也不问我吃多少,你要是盛多了,我吃不完,不是浪费了吗?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去饭店吃饭都在提倡“光盘行动”,吃多少买多少,不剩饭不剩菜,剩饭剩菜不文明。所以,你给我盛饭应该征求我的意见。晓欣的一番话,让爸妈大吃了一惊,想不到儿子受爷爷的影响懂了这么多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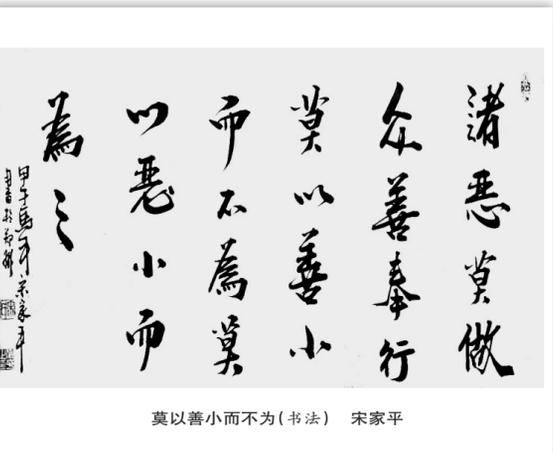
吃饭间,晓欣一不小心,把两粒米撒在了饭桌上。只见他忙用手捏了起来,放在嘴里可吃了起来。妈妈见状说,别吃!太脏,桌面上有细菌。以后可不许这样了。晓欣说,桌面你不是擦得很干净吗!妈妈,我给你背首古诗好吗?说着他站了起来,有声有色抑扬顿挫地背诵道: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背罢古诗又继续说道,妈妈,古人知道要节约不浪费,这可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美德呀!撒在饭桌上的米粒我捏着吃了,难道我错了吗?

妈妈一下子无语了,她盯着晓欣直看了三四分钟,然后一下子把儿子揽在了怀里,含着泪吻着儿子的额头,喃喃地说,儿子没错,是妈妈错了。

做文章的人,无论古今中外,大家常人,无非是循着两条思路在下笔,一是“蹭热度”,一是“炒剩饭”。

“蹭热度”,网络词语,就是紧跟热点,抓住时髦话题动笔,以吸引读者目光,提升关注度。这是个比较讨巧的写作路子,付出不多,收获不菲。因而一有热点话题,或重大节庆,或名人过世,或突发事件,或意外灾难等,就立刻会有不计其数的作者扑了过来,就像秃鹫发现了猎物,一哄而上,拼命撕扯,都想借点光,分一勺羹。而这种蹭热度写法也确实有效,文笔即使差一点,也能发出来,即使是道听途说的内容,也会有人看,有人评,有人追捧。

“蹭热度”,赢在趁热打铁,就水和泥,什么热闹写什么,观众关注什么写什么,目的就为了捞关注度,吸引眼球,形成一定的传播效果,毫不费力就能做一次免费广告,这对那些不甘寂寞的写手,该



莫以善小而不为(书法) 宋家平

人民公园是我童年的乐园。在几十年间,郑州从中原小城嬗变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历程中,她以独特的存在成为城市发展进程的一个坐标和参照物。

儿时的幸福感简单而饱满。在一个个平凡的日子里度过,最盼望的就是每年春节过大年,爸爸牵着我的手到人民公园游玩一上午。公园顾名思义是公众聚集游玩的园地。老城区最早建成的有三个公园:紫荆山公园、人民公园、碧沙岗公园,分别位于城市的东、中、西部,各有特色,人民公园最大,离我家也最近。

每年大年初一早晨,吃了饺子,爸爸带着我出门上福寿街,经铭功路到太康路,此时人民公园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。糖堆糖人棉花糖,捧炮拉炮二踢脚、油条豆浆胡辣汤……什么都有,沿街排开一个大集市!更多的是带着孩子的大人。穿过两侧空地的砖道,走上雕梁画栋朱红拱门的台阶,人潮中先看到一座石头大象滑滑梯,这时候,胆小的我会甩开爸爸的手,挤在孩子堆里排队,从大象屁股里上去,顺着大象鼻子滑下去……

走过树林,莲花喷泉广场,是当时郑州最大的动物园。里面有狮子、老虎、大象、猴子、骆驼、斑马、长颈鹿、金

周广田焦急地望着她:你说到底咋回事?周亭兰说:是因为……我公公。周广田一惊:你公公?周亭兰说:为了给我公公申冤。周广田百思不解,说:你公公又怎么了?周亭兰说:我公公死在了河上。周广田怔怔地望着她,说:今年雨水大,我一园的柿子全毁了。你说河上……这,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?你说,你相公究竟犯的啥罪?周亭兰说:联名上书,欺君罔上。周广田眨眨眼,仍然不解:这,这学问、这字墨、白念了?此刻,周广田像是想起了什么,忙说:那你,还不赶快给你婆家报个信儿?周亭兰说:只怕,朝廷的快报已经到了。周广田说:那你也该……周亭兰哭着说:爷爷,官人临上朝前,是写了休书的。他是怕万一牵连到我才写的……你让我

是多么难得的机会,岂能轻易放过?热衷于蹭热度的作者,多是急于出名的小文人,苦于无处发表文章的无名写手,消极无聊的文化喷子。当然也有人老珠黄时过境迁的老作家,借此机会来刷个存在感,说明自己还宝刀未老;还有些有地位和知名度的作家来蹭浑水,是为了巩固已有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表明自己还很活跃。

但真正的文坛大家,往往不屑于凑这个热闹,耻于与那些蹭热度的文人为伍。鲁迅去世后,不认识认识的都在大写纪念文章,一时间铺天盖地,连篇累牍,有些文章写得绘声绘色,惟妙惟肖,好像作者和鲁迅熟得不得了似的,其实他可能连鲁迅的面都没见过。而真正熟悉鲁迅的陈寅恪教授却没有动笔,他和鲁迅一起在日本留学,同住一间宿舍好几年,回国后也一直保持联系。之所以一字未写,是因为他不愿成为鲁迅生前所厌恶的“谬托知

己”的“无聊之徒”,换成今天的话就是“蹭热度”。

当然,平心而论,“蹭热度”的文章也不乏精品佳作。就说蹭纪念鲁迅热度的文章吧,臧克家的《有的人》,萧红的《回忆鲁迅先生》,巴金的《忆鲁迅先生》,就是可以传世的不朽之作。“有的人活着/他已经死了/有的人死了/他还活着……”不是至今还被反复传诵吗?

“炒剩饭”,即写既往的陈旧的被人反复写过的话题,一般不会受欢迎,因为很难写出新意,写出花样。但事在人为,若真是文章高手,拿捏得当,苦心孤诣,也能化腐朽为神奇,巧夺天工,把陈年旧事炒得色香味俱全,让人拍案叫绝。余秋雨暴得大名都没见过。而真正熟悉鲁迅的陈寅恪教授却没有动笔,他和鲁迅一起在日本留学,同住一间宿舍好几年,回国后也一直保持联系。之所以一字未写,是因为他不愿成为鲁迅生前所厌恶的“谬托知

己”的“无聊之徒”,换成今天的话就是“蹭热度”。

当然,平心而论,“蹭热度”的文章也不乏精品佳作。就说蹭纪念鲁迅热度的文章吧,臧克家的《有的人》,萧红的《回忆鲁迅先生》,巴金的《忆鲁迅先生》,就是可以传世的不朽之作。“有的人活着/他已经死了/有的人死了/他还活着……”不是至今还被反复传诵吗?

“炒剩饭”,即写既往的陈旧的被人反复写过的话题,一般不会受欢迎,因为很难写出新意,写出花样。但事在人为,若真是文章高手,拿捏得当,苦心孤诣,也能化腐朽为神奇,巧夺天工,把陈年旧事炒得色香味俱全,让人拍案叫绝。余秋雨暴得大名都没见过。而真正熟悉鲁迅的陈寅恪教授却没有动笔,他和鲁迅一起在日本留学,同住一间宿舍好几年,回国后也一直保持联系。之所以一字未写,是因为他不愿成为鲁迅生前所厌恶的“谬托知

新书架

熠熠闪光的中原农耕文化明珠

袁占才

近日,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故事·河南·平顶山分卷》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作为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》出版工程首批问世成果之一,故事卷中的首卷,也是示范卷,中国民协在推介这部书时,用的标题是:熠熠闪光的中原农耕文化明珠。

这部书的出版,像一颗从泥土里刨出来的明珠,照亮了全国民间文学界。它的艺术欣赏与借鉴作用,审美与文学价值不可低估。因为,它折射出的是,中原农耕文化的原色与光变。

中原人,俗称民间故事为“瞎话儿”,讲故事为“说瞎话儿”,讲故事的手,为“瞎话儿婆子”。这些“瞎话儿”不瞎,它多是穷苦人或不识字人,蹲在墙根下闲

唠出来的,却是文学的一种至高境界。书中,无论是对神仙鬼怪的奇异幻想,还是对普通民众的百态演绎,哪一篇不是情节曲折、语浅意深?这些故事,时间都冠之以从前,说不定从前到了远古;故事的发生地,就局限在我们这一疙瘩儿。谁论荒诞无稽,抑或真实存在,篇篇映射的,是一方民众的向往与追求,是特定时空里,平顶山人乃至中原人对理想、情感、知识、审美情趣的寄托。这些动人的艺术形象,插上飞翔的翅膀,连接天地人三界,或滋养美好心灵,或鞭挞丑恶世态,犹细流涓涓,沁入一方民众的心田,将质朴的人生哲理,潜移默化入空间生活,激励鼓舞我们,让我们苦难的人生,充满欢乐的情趣。

郑州地理

童年的乐园

张玉海

钱豹……还有无数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小鸟。置身其中,说不出的幸福。往往这时候快中午了,爸爸会和我找块林中草地坐下来,拿出早上出门时妈妈准备的午餐——馒头、茶叶蛋和一军用水壶凉白开。

吃饱喝足,拍拍屁股,向西边转到太康路,此时人民公园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。糖堆糖人棉花糖,捧炮拉炮二踢脚、油条豆浆胡辣汤……什么都有,沿街排开一个大集市!更多的是带着孩子的大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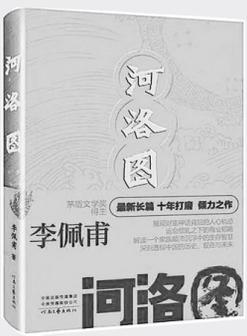
高中的一个夜晚,陪父亲在那里观看了海连池先生的经典传统曲剧《卷席筒》,“小仓娃我离了登封小县,一路上我受尽饥寒煎熬……”抗争苦难的故事,皆大欢喜的结局,婉转耐听的旋律,曾红遍中原大地、黄河两岸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时,爸爸偶尔会带我去看灯展。因为怕我走丢,爸爸一直用手紧

攥着我,在火树银花的人流中穿行。印象最深的是站在大型彩灯《劈山救母》前,当时的制作工艺比较落后:一个头挽发髻的古装青年,用斧头机械笨拙地一下下向黄色灯光照射下的山体砍去……

爸爸给我讲了个美好的传说:天宫中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书生刘彦昌。为了爱情,三圣母不顾二郎神的反对,带着宝莲灯私奔下凡与刘彦昌相会。后被二郎神发现,无奈之下,三圣母只得把宝莲灯交出,并被压制在华山底下。沉香在天宫偶尔从土地神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,夺回了母亲的宝莲灯逃离天宫,踏上了寻母之路。最终沉香举起神斧,与二郎神决一死战。凭借宝莲灯的神力终于把二郎神打败。沉香劈开华山救出母亲,母子终于相会。这是一个古装小娃娃骑着神鹿、黑豹、大雁,经历风雪山压涉水寻找母亲的故事。

连载



也行啊。

康咏凡的父亲康国栋,七年前的进士,现今已是当朝河务侍郎,三品大员。按说,他死在黄河决口处,也算是鞠躬尽瘁、为国捐躯。怎么说,朝廷也是该给一谥号的。可事情就误在了一个字上,那是很关键的一个字。

事发后,在漕运总督与河务总督各自给朝廷的奏报中,有了一字之差:一个说是“投”河而死,一个说是“填”河而死”。况漕运总督的奏报比河务总督的奏报早到了两天……于是乎,康国栋轰轰烈烈的治河壮举,就有了畏罪自杀的意味。

这一字之差,却大有深意。在那些奏表文约缜的句式里,隐藏着河务总督与漕运总督多年来的矛盾,也牵涉到工部与户部之间朝廷官员的矛盾。说来,河务侍郎康国栋,是死在两个一品大员及其属下的矛盾缝隙里。

康国栋死得的确悲壮。当黄河秋汛到来的时候,他正带人在黄河南岸查看险情。午时,烈日炎炎,修堤的河工突然闹将起来,罢工了。一查,竟然是河工们断了口粮。也就是说,三天了,这些吃河饭的人,居然午饭没吃上一天一顿的蒸馍……

正是汛期,事关重大。河务侍郎康国栋立即上报总河,总河大人也很头疼。他知道,若是河工们真的闹起事来,黄河一旦决堤,性命攸关,那是要掉脑袋的。

这时,刚好有人来报,江南的漕船到渡口了。

康国栋请求说:总河大人,上游的水马上就下来了,野狼滩危在旦夕。我看,先把漕米截下,以赈河工。

总河有点拿不定主意,沉吟片刻,说:这可是漕运啊。

康国栋说:大人,当务之急,是要保黄河安然无恙。否则,黄河一旦决口,下游的百姓、庄稼……孰重孰轻,请大人三思。

总河大人犹豫良久,终于说:好吧,反正都是刀口上舔血的事。伸头是一刀,缩头也是一刀……我就给朝廷写八百里加急。你现在就带人去,把漕米先给我截下来。

就这样,康国栋带着河兵乘快船赶到临清的渡口,把运往京城的二十船漕米截下了。这可是皇粮啊!当时,监管漕运的仓场侍郎站在船上暴跳如雷,他指着康国栋的鼻子喝道:你一个副总河,胆子也太大了?竟敢私扣漕船!你不要脑袋了?康国栋说:范大人息怒,这也

史海钩沉

苏轼的负诺与诚信

曹世忠

君子一言,驷马难追。既然向别人做出承诺,就应该一言九鼎,掷地有声,板上钉钉,不能变卦;否则,便会遭到别人的非议和诟病。然而,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经有一次爽约失信,却留下好的口碑,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

元祐四年(1089年),苏轼再度来到西湖边上,出任杭州知州。那年“饥疫并作”(大旱歉收和瘟疫),《宋史》记载说,饥饿和瘟疫肆虐疯狂,造成百姓死伤人数剧增。他心急如焚,一方面上书朝廷,请求减免赋税赐给度牒(官府发给僧尼的凭证,可出售以补府库不足),用度牒换来的米赈济灾民。一方面积极想办法控制瘟疫,没想到收效甚微。见此情景,苏轼整天郁闷于色,茶饭不思。“那年你在黄州时不是也碰到过类似疾病吗?”一个下属提醒说。

他眼前一亮!原来,苏轼在黄州任职时,结识眉山的一个叫巢谷的朋友,手里有治疗瘟疫的“圣散子方”。这个人对凝结着自己心血的药方视若生命,连亲生儿子也不肯传授技艺。苏轼三番五次向他索要配方,都遭到眉谷拒绝,次数多了才勉强应允,但提出一个条件,就是不得外传;且让苏轼指着江水盟誓。苏轼无奈只得答应了,但心里却非常别扭,药方不就是为了治好更多的病人吗?倘若孤芳自赏,束之高阁,那还有啥意义呢?价钱低而疗效高的药方应该传给更多的人才有价值。“将在外,君命有所不受。”想到这,苏轼就把这个药方传给了当地名医庞安时,让其记录在他的著作《伤寒百病论》,到了明朝嘉靖年间,圣散子方又单独成书流传至今。

“天地之间有杆秤,老百姓就是那定盘的星。”为了治疗瘟疫,苏轼令人在街头大量熬煮了圣散子方的米粥,救活了不少民众。为了感激他的恩德,杭州老百姓除了把苏轼在西湖筑筑的那段大堤叫“苏堤”之外,家家还挂着他的画像,且“饮食必祝”,那虔诚和敬仰发自肺腑。

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,应该全面辩证地去看才是。如果说苏轼按照承诺,不外传药方是讲诚信的话,那充其量是小诚信。而向外传药方呢?从表面看,似乎是犯了出尔反尔的大忌,但这却是一种大诚信——那就是心系无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,不忘为苍生黎民谋利益的热忱情怀。由此可见,丢掉的是小诚信,得到的是大诚信,这种“丢卒保车”的明智选择,蕴藏着苏轼这位文学家的大气魄、大格局、大智慧!

此去一千多里,水路旱路,三年多了,一千多个日子……本是要当一品夫人的……她说不清这一切是怎么回事。就像是一场梦,她和爷爷共同做的一个梦。现在梦醒了,她又回到了原初。可是,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了。

进了堂屋,一家人看着她,一个个关切地问长问短。可无论谁问什么,她都一句话也不说。

周广田摆了摆手,说:去吧,都出去。让兰儿歇会儿。等家人都退去了,周广田沉默了一会儿,小心翼翼地问:是爷爷把你害了。怎么……写了休书了?

是呀,那时候,爷爷和她,一门心思要嫁“字墨”。可谁也没想到,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周亭兰眼里含着泪,很勉强地点了一下头,却又摇了摇头。

周广田心疼地望着孙女,一连声地骂道:驴!驴!驴!

这时候,周亭兰突然转过身,“哇”一声,呕吐起来……

周广田一拍桌子,说:康家也太欺负人了,我找他去!

周亭兰用手帕捂着嘴,急忙阻拦说:别。爷爷,不怪人家。